

評劇

夜宿花亭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8
L

前記

『夜宿花亭』是高文舉、張美英夫妻在花亭相會的故事。先是高文舉進京赴考，得中狀元，被丞相文通請進相府，強迫招贅爲婿，並竄改其家書，休了張美英。張美英接休書後，她父母一氣而死，她只得進京尋夫。一路上歷盡辛苦，到京城後又落入賊店，店婆盜了她的銀兩，又把她賣進相府爲丫鬟。文通之女文秀英詢知她是高文舉前妻，將她毒打，又命她在花園澆花。張美英在花園見到了高文舉，夫妻才得相聚。

此劇原僅『花亭』一場，後來演出時，曾在前面加上了幾場，或自『教書』赴考』演起，或自『投店』『賣身』演起，在後面也有加上包拯斷案的，均無固定詞句。這次只整理了『花亭』一場。

此劇是根據吉林省評劇團演員劉艷霞的演出本，參考了定縣秧歌『高文舉坐花亭』、喝喝腔『高文舉宿花亭』等，由劉艷霞與吉林省評劇團蘇寧共同整理的。原本中一些迷信的和不必要的重複的詞句在整理時均加以修改了。

本書根據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的『評劇叢刊』本重排出版。

夜宿花亭

第一場

高文舉：(念)

一樹杏花紅十里，
狀元及第馬如飛。

○作狀元揚名天下，

享不盡富貴榮華；

只可歎夫妻離散，

困相府難以歸家。

下官，高文舉，乃涿州范陽人

氏。幼年喪去父母，多蒙姑父姑

母撫養成人。恩姐張美英教我讀

書識字，姑父姑母又將她許配與

我爲妻。大比之年，來京趕考，

幸喜得中頭名狀元。來在文通主

考府中拜相，可恨文通老賊強留

府中，立逼招親。雖會百般推

辭，怎奈老賊言道，不應親事，

難以在朝居官。萬般無奈，只得

應允。我也曾與家中去上一封書

信，告知已往之事，誰知杳無回

音。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

○高文舉坐房中，

思想起來好傷情，

幼年不幸喪去父母，

多蒙姑父姑母撫養長成丁。

恩姐教我讀書識字情意重，

我與她姑表姐弟又把親成。

大比之年來京趕考，

幸喜得中狀元紅。

文府裏參師來拜相，

文通老賊立逼招親在府中。

自從娶下小姐文秀英，

跟我前妻不得相逢。

看起來戴烏紗好比量人斗，
繫玉帶好比捆人繩，
穿蟒袍如同蹲監坐獄，
粉底朝靴如同陷人坑。
文府裏陷住高文舉，
眼睜睜夫妻不得相逢。
早知道居官也遭災難，
何苦來十載寒窗求功名。
坐在書房我心中煩悶，
日落西山出了星；
有心回在前廳上，
懶見老狗賊文通；
有心回在綉樓去，
懶見丫頭文秀英。
前廳綉樓我不去，
何不讀書到花亭。
邁步走出書房門外，
花亭以上去用功。
(下)

第二場

張美英：(上唱)

張美英進花園心中不快，
花園本是歡樂地，我在花園受
苦災。

天已黑人已睡風搖樹擺，
冷風吹寒露降叫人難挨。
受罪的張美英愁加八百，
滿腹的冤恨事解也解不開，
惱恨那高文舉把良心壞，
到京城去趕考不回家來；
寫休書到家門心腸忒歹，
好可憐氣死了爹娘叫人悲哀。
我美英找到京城尋夫在外，
問文舉因何休我你說個明白。
到京城找不見文舉所在，
住黑店惡店婆盜去我的錢財。
惡店婆盜去我的銀兩又把我

賣，

賣在了文府內侍奉裙釵，這才是事該湊巧冤家路窄，逃出了黑店又入了囚宅。相府裏無王法把我殘害，官宦人家比黑店賊更把心歪。文小姐她心腸毒歹，堪說是虎狼之心匪盜爲懷。爲茶盅她把我粉面燒壞，周身衣服全扯碎，我的青絲又用剪裁，文小姐下毒手成心把我害，殘傷了我，又把我打在花園身受苦災。她言說牡丹花在我的命在，牡丹花死了把我的頭來摘。可憐我千里尋夫的夫又不在，滿腹的委屈對哪個說來。哭了聲二爹娘把兒我想壞，

罵一聲高文舉休我理不該。

強打精神上花亭傷痛難耐，

上花亭

坐在花亭上站不起來。

我美英好苦啊！

美英掙扎着站起來。

桌案以上書籍文章這樣散亂，我不免將它收拾齊整。（翻看文章）啊呀且住！這文章乃是我家兄弟高文舉的筆體，這文章怎纔會落到花亭以上？（想）噢！是了！是我進到府來，聽說有一位新科狀元在此招親，莫非說這位新科狀元他就是我的丈夫高文舉不成嗎？我不免再仔細找上一找。（見玉環）哎呀且住！這墨盤底下有一隻玉石耳環，這耳環本是我們張美英之物。這原是一對，我們夫妻分別的時期，我留下一隻，給我兄弟拿了一隻。我不免將我

第三場

高文舉：（上唱）

月亮門轉過來高文舉，

順着花叢往前行，

正然行走舉目覷定，

花亭就在面前迎。

撩袍端帶把花亭上，（上花亭）

上在花亭掌上明燈。（鎖）

啊！往日來在花亭飢里飢憐，

今日來在花亭揠揠掃個乾乾淨淨。

不知哪一個揠揠，待等明日我是

重重的有賞。（見文章）這書籍

文章也收拾齊整了。（看玉環）

哦！我這玉環本是壓在墨盤以

下，是哪一個取出放在桌案以

上？真乃大胆！待到明日我是重

責不貸，這還了得！待我還是放

在墨盤以下。（揭墨盤，愣神）

那一隻拿了出來對上一對。（對玉環）這耳環果然是成雙配對。我們夫妻分別的時期，我說的明白：耳環要是成雙配對，就是夫妻相見之日。今日耳環成雙，那位新科狀元他想必就是高文舉了。也罷，待我將我這隻玉環與他壓在文章以上，將他這隻玉環還與他壓在墨盤底下。他若果然是文舉，認得出這對玉環，就知道我美英來了。（放好玉環）將玉環放好，待我退下花亭。慢來，恐怕是文舉一時不解其意，我不免再與他留下詩句一首。（研墨寫詩）上寫：「舉子喜得中，弱女苦淒零，夫妻若相見，夜晚宿花亭。」——詩句留好，壓在玉環以下，待我退下花亭。正是：花亭留詩寄文舉，但願夫妻早相逢。（下）

啊！墨盤以下的玉環原封未動，這桌案以上的玉環是從何而來？看這玉環好像恩姐之物，待我對上一對。（對玉環）果然分毫不爽。這玉環乃是我恩姐之物，我姐弟分別之時，將一對玉環分開，各帶一隻，言明物遇人相逢。今日裏玉環因何來在花亭以上？難道說我的恩姐來了不成？（想）啊？桌案以上還有一首詩句，待我看來。「舉子喜得中，弱女若淒零，夫妻若相見，夜晚宿花亭。」看這詩句好像恩姐筆體，口叫恩姐，恩姐，莫非你也來在相府？（想）不會的。想這山高路遠，恩姐怎會來到此地？（想）若不是恩姐來到，這玉環和詩句又是出自何人之手？我想此中竟有緣故。不免宿在花亭看個分曉便了。

張美英：（上唱）

（唱）看罷詩句喜心中，
又是喜來又是驚。
在花亭我把恩姐等，
但願得恩愛夫妻又相逢。
關上花亭門兩扇，
今日夜晚宿花亭。（睡）
（起一更）

張美英我進了花園打罷一更

鑼，

滿天上散星斗萬盞燈多；

按東方東斗離，離（犁）不能

耕地，

按西方西極星，極（機）不能

穿梭，

按南方南斗梢，梢（筲）不能

夠提水，

按北方北斗杓，杓不能添

鍋；

有大毛和二毛三毛明亮，

有參星和商星二星不和；
紫微星不離北斗，
牛郎星織女星隔着一道天河，
張美英觀星斗二目淚落。

(起二更)

張美英：(唱)忽聽得誰樓上又打二更鐘。

二更二點二更梆，

想起前朝事一樁，

前朝有個陳士美，

進京趕考得中狀元郎；

在京招親他把良心喪，

撇下了秦香蓮受淒涼。

秦香蓮受盡千辛萬苦，

我爲那高文舉痛斷肝腸。

正觀星斗二目淚降。

(起三更)

張美英：(唱)忽聽得誰樓上打動三更梆。

誰樓以上打三更，

雞不叫犬不咬無有人聲。

碰得花枝刷拉拉的響，

百鳥展翅騰了空，
騰空飛到松林去，

撇下了受罪的張氏美英。

美英我在花園觀星望斗，

不見文舉哪裏行。

哭哭啼啼我把花亭奔，

面前來到觀花亭。

往日花亭沒有人住，

却怎麼今天秉着明燈？

手扶欄杆我把花亭上，(上花

亭)

上了一層又一層。

急忙敲破窗櫺紙，

一眼合着一眼睜，

斜身單目往裏看，

裏邊坐着一位狀元公。

只見他頭戴烏紗帽，

身穿錦袍照眼紅，

腰中緊繫橫廷玉，

粉底朝靴足下登。

前影兒好像高文舉，
後影兒好像那個高學生。

高文舉，高學生，

忘了姐姐張美英。

我有心上前去把夫認，（欲進
又退）

慢，慢，慢，錯認了官親那可
了不成。

他縱然是我的丈夫高文舉，
他不認我，夫妻也不能得相
逢。

我往那旁留神看，

呀！

瞧見了花盆我把巧計生。

從花盆抓來一把黃沙土，

我將沙土往亭裏邊扔，

扔黃沙打響窗櫺紙，

驚醒裏邊那位高學生。

主意已定把花亭下，（下花亭）
下了花亭往前行；

高文舉：

（唱）高文舉睡朦朧，

眼見恩姐到花亭，

照着恩姐撲一把，（撲）

却原來是桌上一盞孤燈。

夢見恩姐依舊花容貌，

細語嬌聲問安寧。

醒來知是一場夢，

滿心歡喜落場空。

心中愁悶難成寢，

何不亭外去觀星。

邁步走出花亭外，

舉目抬頭看分明。

只見天河裏來天河外，

裏裏外外都有星。

一道天河分南北，

牛郎織女列西東。

牛郎星好比高文舉，

牛郎星好比高文舉，

織女星好比張美英；

天河好比文丞相；

天河水好比文秀英；

他父女截住我們姐弟，

眼睜睜夫妻們不得相逢。

我也曾往家中去書信，

杳無回音所爲何情？

心中煩悶正觀星望斗，

張美英：（內哭）苦啊！

高文舉：（應）忽聽花中哭了一聲。（鎖）

哎呀且住！是我正在觀星望斗思

念恩姐，忽聽花中哭聲，却是爲

何？（想）唔！是了。想那文通

老賊在朝居官，害人必多，殺人

必廣，那冤魂冤鬼前來找他報仇

也是有的。但說是冤鬼呀，冤

鬼！我本是新科狀元，別把我錯

當作文通老賊。……

張美英：（內哭）苦啊！

高文舉：啊？但說是冤鬼呀，冤鬼！你不

必吓唬於我，花亭以上現有聖賢
書，避邪劍，難道說我還怕你不
成！

（應）夜深人靜冤鬼叫，

文舉心裏不安牢，

三篇文章懷中抱，

押書寶劍手中抄，

端帶撩袍把花亭下。（下花亭）

張美英：（內哭）苦啊！

高文舉：（應）又聽冤鬼哭噉啣。

冤鬼哭了一聲高，

好似張良品玉蕭；

冤鬼哭了一聲低，

好似霸王別虞姬；

一聲高一聲低，

好似孤雁落水裏。

順着聲音找下去，

（張美英溜上，與高文舉碰頭）

高文舉：（應）呀，又見冤鬼在眼頭裏。

手使寶劍砍下去！（舉劍就砍）

張美英：（唱）美英屈膝跪丹墀。（掃頭。跪）

貴人饒命吧！

高文舉：饒命自是饒命。我來問你，你可

是一人，可是一鬼？

張美英：我是一人，不是一鬼。

高文舉：你既是一人，黑夜之間爲何來在

花亭這樣吓唬我？

張美英：奴婢不敢。是我與貴人撞掃花亭

來了。

高文舉：啊！這……（背語）她言道撞掃

花亭來了，莫非花亭上詩句就是

她……（轉問張美英）你既是一

人，敢隨你家狀元花亭上講話？

張美英：任憑狀元爺。

高文舉：是你站起來。

（唱）戰兢兢頭前走，我的心中不

定，

張美英：（唱）後邊跟戰兢兢，我的心中不

寧。

高文舉：（唱）我看你是人又像鬼。

張美英：（唱）我七分像鬼三分人形。

高文舉：（唱）你頭剪青絲像個尼姑樣。

張美英：（唱）我半像俗來半像尼僧。

高文舉：（唱）戰戰兢兢把花亭上。（上花亭）

張美英：（唱）望求貴人把我的命容。（鎖。

隨上花亭）

貴人饒命吧！（跪）

高文舉：饒命自是饒命。我來問你，方才

言道你是一人，你是府中什麼

人？

張美英：一名丫鬟！

高文舉：你既是一名丫鬟，怎麼我進府以

來，未曾見過你這丫鬟？

張美英：我是新進府的丫鬟。

高文舉：這就是了，你半夜啼哭想必有冤

苦之事。是你家住哪裏？姓甚名

誰？慢慢講來。

張美英：貴人要問，（搭調）聽我慢慢地

道來。

（唱）我家住涿州范陽郡。

高文舉：啊！好你這丫鬟，明明知道你家

狀元是范陽人氏，來不來的你就

攀起鄉親來了。

張美英：奴婢不敢。

高文舉：諒你也不敢！你家可是住城啊，

可是住鄉呢？

張美英：（應）離城十里住在張家營。

高文舉：你父何名？

張美英：（應）我的爹爹名叫張明義。

高文舉：你母？

張美英：（應）我母高氏老誥封。

高文舉：你們兄妹幾人？

張美英：貴人哪！

（應）我上無三兄下無四弟，

二爹娘只生我……

高文舉：你叫何名？

張美英：（應）我叫張美英。

高文舉：（應）聽她言來吃一驚，

果然她就是恩姐張美英。

有心上前把她認，

且慢！

還得再仔細問分明。（鎖）

哎呀且住。聽她適才一番言語，

想起花亭上的玉環和詩句，想必

果真是恩姐到來。我有心上前把

她認下，又怕這裏還有什麼差

錯。想我那恩姐在家大門不出二

門不邁，這山高路遠，她怎會來

到此地？又怎麼偏偏落到文府當

了丫鬟？再者說，我那恩姐長得

如花似玉，嬌聲細語，是何等美

好；今日裏怎會落到這般光景？

也罷，我不免再仔細盤問下去，

問得水落石出，再認她也不爲

遲。

（應）高文舉起疑心，

搬倒大樹要搜根，

打破砂鍋問到底，

小丫鬟你在家中許配何人？

張美英：（應）在家中許配了高文舉。

高文舉：念你我同鄉，是你站起來講話。

張美英：謝貴人。（站起）

高文舉：不必多謝。我再問你，你二人是怎樣結親？

張美英：（應）我們姑表姐弟又把親成。

高文舉：他可是在家在外？

張美英：（應）我兄弟大比之年來趕考。

高文舉：可曾得中無有？

張美英：（應）聽說是得中狀元頭一名。

高文舉：可有家書嗎？

張美英：（應）不提捎書還罷了，

提起來捎書叫我傷情。

賊強人趕考把京城奔，

得中一甲第一名。

好容易盼得他來了書信，

却原來是一封休書寫到家中。

本來我的爹娘就有病，

見休書氣死二老喪殘生。

爹娘一死我無依無靠，

無奈何尋找文舉奔京城。

一路上遇見了我的兄弟叫張小義。

高文舉：啊！適才你言道：上無三兄下無四弟，這時你又哪裏來的兄弟呀！

張美英：那是我的叔伯兄弟。

高文舉：這就是了。往下講！

張美英：（應）我們姐弟二人勾奔京城。

行走路過蘇家山寨，

遇見了蘇龍蘇虎下山峯，

殺死了我的叔伯兄弟張小義，

搶我上山要把親成。

兄要要，弟不讓，

弟要要，兄不應。

二強賊爲我正爭吵，

山下來了嘍囉兵，

言說山下來了糧草，

兩個強賊下山好像一溜風。

賊人叫他小妹妹把我看守，

也是我跪前跪後哀告連聲，

哀告得蘇小姐心慈面軟，

我與蘇小姐結拜蘭盟。
好心的妹妹救了我的命，
我們姊妹二人遠逃生。
賊人追趕把我們衝散，
至如今也不見我的小妹蘇秀萍。

進京又錯把黑店住，
逃出了龍潭又入了火坑，
惡店婆作事心腸狠，
盜去我的銀兩不留情。
也是我又驚又怕身得病，
病倒在郝家店可不輕。
一病病了個半月，
四十多天病才見輕，
病好無錢還店賬，
店婆花言巧語把我瞞，
她笑裏藏刀把我哄，
騙我賣身大街行。

高文舉：把你賣在哪裏？
張美英：（唱）遇見文府的家院把我買，

上樓就把小姐來侍奉。
初進府來小姐待我倒也不錯，
高文舉：後來呢？
張美英：（唱）到後來問明白了我的來歷又把心橫。

小姐叫我把茶打，
暗下毒手不留情，
開水往我手上燙，
我失手碎了一個茶盅。
文小姐就把眼瞪，
在樓上拷打我張美英。
將我推倒在當地，
抓住我的頭髮不放鬆，
掄起鞭子將我打，
貴人哪！我的貴人哪！
高文舉：怎樣了？
張美英：（唱）打的我皮開肉綻骨頭疼。
高文舉：（暗哭，急問）後來怎樣？
張美英：（唱）那個樣的打，還不解恨，
文小姐又把毒計生，

頭上剪去了我的青絲髮，
香火燒壞我的面花容，
周身的衣服全扯碎，
把我打至在花園受苦刑。

白天挑水十數担，
夜晚叫我攪掃花亭。

旁的花死，打我一頓，
牡丹花死，叫我償性命。

我的狀元老爺你老想上一想，
哪有個人與花草去把命頂！

高文舉：可也是呀，你真真是受了委屈了。

張美英：這都是爲了我的兄弟高……

高文舉：高什麼？

張美英：高……

高文舉：高什麼？

張美英：爲我兄弟高文舉，
爲我丈夫高學生。

聽說兄弟身得中，
不知真情是假情，

求狀元你官官相會訪一訪，
訪見我的兄弟高學生。

眼前見不着高文舉，
一筆勾銷無話明；

眼前見着高文舉呀！

高文舉：你便怎樣？

張美英：貴人哪！

高文舉：呀！
（這我咬他一口問他一聲！）

（這文舉一旁仔細聽，

當真是恩姐找進京。

聽她前前後後講一遍，

文舉又恨又喜又吃驚。

心中我把文家父女恨，

苦害我妻張美英。

有朝一日反過了手，

定與恩姐報冤情。

美英姐受苦遭災難，

都只爲文舉……

……

我的罪過實難容。

走上前來雙膝跪，

我把恩姐尊了一聲。（鎖。跪）

張美英：狀元爺你這是怎樣了？

高文舉：哪一個是狀元老爺，我是你兄弟

高文舉在此。

張美英：噢！怎麼你就是高文舉呀！

高文舉：正是小弟。

張美英：我把你這好狠心的強人哪！

（唱）上花亭早知道你是高文舉，

早認出你這忘恩負義的狠心

蟲。

高文舉你心太狠，

你得中怎麼忘了姐姐張美英？

（唱）你知道兄弟高文舉，

弟不知道恩姐找上京，

要知道恩姐你來到，

我九里接來十里迎。

張美英：怎麼着兄弟你不知道姐姐我來？

高文舉：小弟不曉得。

（唱）也不怪，

不怪你，

我念的是咱們倆夫妻一世。

本應當把兄弟攙起……

高文舉：多謝恩姐！（欲起）

張美英：（傷心而又氣惱地）你跪了吧！

（唱）忍不住惱恨你薄倖無情。

任你說得天花墜，

想叫我攙你萬不能！（頓住）

高文舉：（站起。唱）

姐姐不攙弟自起，

抖抖渾身袍大紅，

恩姐爲我遭不幸，

小弟有罪姐寬容。

張美英：（唱）既然你把良心喪，

何必花言巧語把我瞞？

高文舉：（唱）姑父姑母待我好，

恩姐待我有恩情。

張美英：（唱）說恩情，道恩情，

你不該忘了夫妻情。

我問你在何人家中把書念，何人是你教書老先生？

高文舉：『我在姑父姑母家中把書念，

恩姐是我的教書老先生。』

張美英：『我再問你五經四書哪個教會，

梅花篆字哪個教成？』

高文舉：『五經四書恩姐教會，

梅花篆字恩姐教成。』

張美英：『提起從前教你念書事，

倒叫我美英好傷情。』

你念書念到一更鼓，

姐姐給你掌上燈；

念書念到二更鼓，

姐姐給你打茶潤喉嚨；

念書念到三更鼓，

姐姐給你準備點心把飢充；

念書念到四更鼓，

姐姐給你把火盆生；

念書念到五更鼓，

姐姐陪你到天明。

你思一思來想一想，怎能忘却了夫妻情？

高文舉：『恩姐待我情高義重，

文舉時時刻刻念在心中。』

張美英：『恩，恐怕你是嘴說罷了！』

高文舉：『小弟我是真心實意。』

張美英：『我還要問你！』

『上得床去怎樣論，

下得床來怎樣稱？』

高文舉：『上得床去夫妻論，

下得床來兄弟相稱。』

張美英：『你再叫姐姐我打你的嘴。』（作勢欲打）

（作勢欲打）

高文舉：『你打我何來？』

張美英：『打你忘恩負義把我扔。』

高文舉：『姐姐打弟，應當打，

打的來歷我摸不清。』

張美英：『高文舉你心太刁，

得中你怎麼不把家書摺？』

高文舉：『七月二十身得中，